

孟子譯注

第三冊

楊伯峻 譯注

孟子譯注

第三冊

中華書局

卷七 離婁章句上

凡二十八章

7.1 孟子曰：「離婁^(一)之明、公輸子^(二)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；師曠^(三)之聰，不以六律^(四)，不能正五音^(五)；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聞^(六)而民不被其澤、不可法於後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，徒善不足以爲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《詩》云：『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^(七)。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，未之有也。聖人既竭目力焉，繼之以規矩準繩，以爲方員平直，不可勝用也；既竭耳力焉，繼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勝用也；既竭心思焉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，爲高必因丘陵，爲下必因川澤；爲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謂智乎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衆也。上無道揆^(八)也，下無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^(九)，君子犯義，小人犯刑，國之所存者幸

也。故曰，城郭不完^(一)，兵甲不多，非國之災也；田野不辟^(二)，貨財不聚，非國之害也。上無禮，下無學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。《詩》曰：『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^(三)。』泄泄猶沓沓也。事君無義，進退無禮，言則非^(四)先王之道者，猶沓沓也。故曰，責難於君謂之恭，陳善閉邪^(五)謂之敬，吾君不能謂之賊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就是有離婁的目力，公輸般的技巧，如果不用圓規和曲尺，也不能正確地畫出方形和圓形；就是有師曠審音的耳力，如果不用六律，便不能校正五音；就是有堯舜之道，如果不行仁政，也不能管理好天下。現在有些諸侯，雖有仁愛的心腸和仁愛的聲譽，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澤，他的政治也不能成爲後代的模範的，就是因爲不去實行前代聖王之道的緣故。所以說，光有好心，不足以治理政治，光有好法，好法自己也動作不起來；〔好心和好法必須配合而行。〕《詩經》說過：『不要偏差，不要遺忘，一切都依循傳統的規章。』依循前代聖王的法度而犯錯誤的，是從來沒有過

的事。聖人既已用盡了目力，又用圓規、曲尺、水準器、繩墨，來造作方的、圓的、平的、直的東西，那些東西使用之不盡了；聖人既已用盡了耳力，又用六律來校正五音，各種音階也就運用無窮了；聖人既已用盡了腦力，又實行仁政，那麼，仁德便遍蓋於天下了。所以說，築高臺一定要憑藉山陵，挖深池一定要憑藉沼澤；如果管理政治不憑藉前代聖王之道，能說是聰明嗎？因此，只有仁人應該處於統治地位。不仁的人而處於統治地位，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群眾。在上的沒有道德軌範，在下的沒有法律制度，朝廷不相信道義，工匠不相信尺度，官吏觸犯義理，百姓觸犯刑法，國家還能生存的，那真太僥倖了。所以說，城牆不堅固，軍備不充足，不是國家的災難；田野沒開闢，經濟不富裕，不是國家的禍害；如果在上的人沒有禮義，在下的人沒有教育，違法亂紀的人都起來了，國家的滅亡也就快了。《詩經》上說：『上天正在動，不要這樣多言』多言即囉嗦。事君不義，進退無禮，說話便詆毀前代聖人之道，這樣就是『喋喋多言』。所以說，用仁政來要求君主才叫做『恭』；向君主講說仁義，堵塞異端，這才叫『敬』；

如果認為君主不能為善，這便是『賊』。」

〔一〕離婁——《莊子》作「離朱」，相傳為黃帝時人，目力極強，能於百步之外望見秋毫之末。

〔二〕公輸子——名般（「般」一作「班」），魯國人，因之又叫「魯班」。大概生於魯定公或者哀公之時，年歲小於孔子，而長於墨子。為中國古代的巧匠，曾為楚惠王製作雲梯，欲用之攻打宋國，墨子止之。其人其事散見於《禮記·檀弓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墨子》諸書。

〔三〕師曠——晉平公的大師（樂官之長），為中國古代極有名的音樂家。其事散見於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國語》及周秦諸子。

〔四〕六律——指陽律六而言，它是太簇、姑洗、蕤賓、夷則、無射、黃鍾。相傳黃帝時伶倫截竹為筒，以筒之長短分別聲音之清濁高下，樂器之音即依以為準則。分陰陽各六，陽為律，陰為呂，合稱十二律。

〔五〕五音——中國音階之名，即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宮相當於 C ，商相當於 D ，角相當於 E ，徵相當於 F ，羽相當於 G 。

〔六〕聞——去聲，聲譽也。

〔七〕不愆兩句——《詩經·大雅·假樂》篇。鄭玄《箋》云：「愆，過；率，循也。成王之令德，不過誤，不遺失，循用舊典之文章。」

〔八〕揆——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揆，度也。」

〔九〕度——此「度」字恐非法度之「度」，似宜讀為《韓非子》「寧信度，毋自信也」之「度」，指尺碼而言。

〔一〇〕完——《周禮·考工記·輪人》云：「輪人為輪，斬三材必以其時。三材既具，巧者和之。轂也者，以為利轉也；輻也者，以為直指也；牙也者，以為固抱也。輪

敝，三材不失職，謂之完。」這「完」字有堅牢之義。《孟子》此「完」字之義當同於此。

〔三〕辟——同「闢」。

〔三〕天之方蹶兩句——見《詩經·大雅·板》篇。《毛傳》云：「蹶，動也。」泄泄，《說文》作「𦵿𦵿」，又作「𦵿𦵿」，皆云：「多言也。」

〔三〕非——及物動詞，意動用法，「以為不是」之意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「非，詆毀也。」

〔四〕閉邪——趙岐、朱熹都解為閉君之邪心，譯文不從。

7.2 孟子曰：「規矩，方員之至〔二〕也；聖人，人倫之至〔二〕也。欲為君，

盡君道；欲為臣，盡臣道。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

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也。孔子曰：

『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』暴其民甚〔二〕，則身弑國亡；不甚〔二〕，則身危國

削，名之曰『幽』『厲』〔三〕，雖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也。《詩》云：『殷鑒

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〔四〕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圓規和曲尺是方圓的標準，聖人是做人的標準。作為君主，就要盡君主之道；作為臣子，就要盡臣子之道。兩種，只要都取法堯和舜便行了。不用舜服事堯的態度和方法來服事君主，便是對他君主的不恭敬；不用堯治理百姓的態度和方法來治理百姓，便是對百姓的殘害。孔子說：『治理國家的方法有兩種，行仁政和不行仁政罷了。』暴虐百姓太厲害，本身就會被殺，國家會被滅亡；不太厲害，本身也會危險，國力會被削弱，死了的謚號叫做『幽』，叫做『厲』，縱使他有孝子順孫，經歷一百代也是更改不了的。《詩經》說過：『殷商有一面離它不遠的鏡子，就是前一代的夏朝。』說的正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〔一〕——《荀子·議兵篇》云：「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：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，夫是謂之三至。」楊倞《注》云：「至為一守而不變。」《孟子》此「至」字意義固與「極」同，但與《荀子》此「至」字之意義也不相違，所以譯文以「標準」譯出。

〔二〕暴其民甚數語——焦循《正義》從趙佑《溫故錄》之說作如此句讀：「暴其民，甚，則身弑國亡；不甚，則身危國削。」譯文便當如此：「暴虐百姓，重則本身被殺，國家被滅亡；輕則本身危險，國家削弱。」「甚」和「不甚」不是指「暴」的程度，而是指後果的輕重，此說亦通。

〔三〕幽厲——周朝有幽王和厲王。《逸周書·謚法解》云：「壅遏不通曰幽，動祭亂常曰幽。殺戮無辜曰厲。」可見「幽」「厲」都是惡謚。幽王寵愛褒姒，用佞巧之臣號

石父，乃為申侯及犬戎所殺；厲王暴虐，又殺謗者，終被國人所逐。厲王為幽王之祖，在前，孟子說為「幽厲」，只是取以為譬罷了。

〔四〕殷鑒兩句——見《詩經·大雅·蕩》篇。古代的鏡子是用銅鑄的，叫做「鑑」。

7.3 孟子曰：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國之所以

廢興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

不仁，不保宗廟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體。今惡死亡而樂不仁，是猶惡

醉而強_二酒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獲得天下是由於仁，他們的喪失天下是由於不仁。

國家的興起和衰敗、生存和滅亡也是這個道理。天子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持他的天

下；諸侯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持他的國家；卿大夫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持他的祖廟；

士人和老百姓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全自己的身體。現在有些人害怕死亡，却樂於不仁，

這好比害怕醉却偏要喝酒一樣。」

（一）宗廟——卿大夫有采邑然後有宗廟，所以這宗廟實指采邑而言。

（二）強——勉
強，讀上聲。

7.4 孟子曰：「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^{（一）}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—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《詩》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我愛別人，可是別人不親近我，那得反問自己，自己的仁愛還不夠嗎？我管理別人，可是沒管好，那得反問自己，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還不夠嗎？我有禮貌地對待別人，可是得不到相應的回答，那得反問自己，自己的恭敬還不夠嗎？任何行為如果沒得到預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責，自己的確端正了，天下的人自會歸向他。《詩經》說過：『與天意相配的周朝萬歲呀！幸福都得自己尋求。』」

（一）《穀梁》僖二十二年《傳》也有這種話，云：「治人而不治，則反其知。」古代「知」「智」兩字不分，《孟子》原文恐亦作「知」。智慧的強弱本與知識的廣狹有關，故

譯文加「知識」二字。

7.5 孟子曰：「人有恒言，皆曰：『天下國家。』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^二，家之本在身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大家有句口頭話，都這麼說：『天下國家。』可見天下的基礎是國，國的基礎是家，而家的基礎則是個人。」

〔二〕國之本在家——從《大學》「治國」、「齊家」的解釋看來，這一「家」字是一般的意義，未必是「大夫曰家」的「家」。

7.6 孟子曰：「爲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^二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國慕之；一國之所慕，天下慕之；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搞政治並不難，只要不得罪那些有影響的賢明的卿大夫就行了。因爲他們所敬慕的，一國的人都會敬慕；一國人所敬慕的，天下的人都會敬慕，因此德教就可以浩浩蕩蕩地洋溢於天下。」

〔二〕巨室——趙岐《注》云：「巨室，大家也，謂賢卿大夫之家。」

7.7 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^二，小賢役大賢；天下無道，小

役大，弱役強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齊景公曰：『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絕物也。』涕出而女於吳^(二)。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，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。如恥之，莫若師文王。師文王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爲政於天下矣。《詩》云^(三)：『商之孫子，其麗^(四)不億^(五)。上帝既命，侯^(六)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^(七)敏，裸^(八)將^(九)于京^(一〇)。』孔子曰：『仁不可爲衆也^(一一)。夫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』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。《詩》云：『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^(一二)？』』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政治清明的時候，道德不高的人爲道德高的人所役使，不太賢能的人爲非常賢能的人所役使；政治黑暗的時候，力量小的爲力量大的所役使，弱的爲強的所役使。這兩種情況，都是由天決定的。順從天的生存，違背天的滅亡。齊景公曾經說過：『既然不能命令別人，又不接受別人的命令，這是絕路一條。』因此流着眼淚

把女兒嫁到吳國去。如今弱小國家以強大國家爲師，却以接受命令爲恥，這好比學生以接受老師的命令爲恥一樣。如果真以爲恥，最好以文王爲師。以文王爲師，強大國家只需要五年，較小國家也只需要七年，一定可以得到天下的政治權力。《詩經》說過：『商代的子孫，數目何止十萬。上帝既已授命于文王，他們便都爲周朝的臣下。他們都爲周朝的臣下，可見天意沒有一定。殷代的臣子也都漂亮聰明，執行灌酒的禮節助祭於周京。』孔子也說過：『仁德的力量，是不能拿人多人少來計算的。君主如果愛好仁，天下就不會有敵手。』如今一些諸侯想要天下沒有敵手，却又不行仁政，這好比苦熱的人不肯洗澡一樣。《詩經》說過：『誰能不以炎熱爲苦，却不去沐浴？』

〔一〕小德役大德——即「小德役於大德」之意，「於」字省略。下三句同。

〔二〕涕出而女於吳——女，去聲，嫁的意思。《說苑·權謀篇》云：「齊景公以其子妻閭廬，送諸郊，泣曰：『余死不汝見矣。』」高夢子曰：「齊負海而縣山，縱不能全收天下，誰干我？君愛則勿行。」公曰：「余有齊國之固，不能以令諸侯，又不能聽，是生亂也。寡人聞之，不能令，則莫若從。」遂遣之。」

〔三〕《詩》云——詩見《大雅·文王》篇。

〔四〕麗——《毛傳》云：「數也。」

〔五〕億——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云：「《楚語·注》『十萬曰億』，此古數也；今人乃以萬萬爲億。」

〔六〕侯——語詞，無義。

〔七〕膚——《毛傳》云：「膚，美也。」

〔八〕裸——亦作「灌」，古代祭祀中的一種儀節，把鬱鬯之酒倒在地上以迎接鬼神。

〔九〕將——朱熹《集注》云：「助也。」

〔一〇〕京——周朝都會鎬京。遺址屬今陝西西安市。

〔一一〕仁不可爲衆也——此句只能以意會，不便於逐字譯出。《詩·文王·毛傳》也說過：「盛德不可爲衆也。」鄭玄《箋》則說：「言衆之不如德也。」譯文本此。趙岐和朱熹似俱未得其解。

〔一二〕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——見《詩經·大雅·桑柔》篇。逝，語詞，無義。段玉裁《經韻樓集·詩執熱解》云：「尋詩意，執熱猶觸熱苦熱，濯謂浴也。濯訓滌，沐以濯髮，浴以濯身，洗以濯足，皆得云濯。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潔其體，以求涼快者乎？鄭《箋》、《孟子》、趙《注》、朱《注》、《左傳》、杜《注》皆云『濯其手』，轉使義晦，由泥於『執』字耳。」

7·8 孟子曰：「不仁者可與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？有孺子歌曰：『滄浪^(一)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^(二)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』孔子曰：『小子聽之！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』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《太甲》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^(三)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不仁的人難道可以同他商議嗎？他們眼見別人的危險，無動於中；利用別人的災難來取利；把荒淫暴虐這些足以導致亡國敗家的事情當作快樂來追求。不仁的人如果還可以同他商議，那怎麼會發生亡國敗家的事情呢？從前有個小孩歌唱道：『滄浪的水清呀，可以洗我的帽纓；滄浪的水濁呀，可以洗我的兩腳。』孔子說：『學生們聽着！水清就洗帽纓，水濁就洗腳，這都是由水本身決定的。』所以人必先有自取侮辱的行爲，別人才侮辱他；家必先有自取毀壞的因素，別人才毀壞他；

國必先有自取討伐的原因，別人才討伐它。《尚書·太甲篇》說過：『天給造作的罪孽，還可以逃開；自己造作的罪孽，逃也逃不了。』正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〔二〕滄浪——盧文弨《鍾山札記》云：「滄浪，青色；在竹曰蒼筤，在水曰滄浪。」按盧說是也。前人有以滄浪爲水名者（或云，漢水之支流；或云即漢水），又有以爲地名

者（在湖北均縣北），恐都不可靠。朱珔《小萬卷齋文集》有《滄浪非地名辨》。

〔三〕纓——係帽的絲帶。

〔三〕《太甲》曰數句——請參（3·4）注〔一三〕——〔一五〕。

7·9 孟子曰：「桀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

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

得其心有道：所欲與之聚之^{〔一〕}，所惡勿施，爾也^{〔二〕}。民之歸仁也，猶水之

就下、獸之走壙^{〔三〕}也。故爲淵毆^{〔四〕}魚者，獺也；爲叢毆爵^{〔五〕}者，鷙也；爲

湯武毆民者，桀與紂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爲之毆矣。雖

欲無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^{〔六〕}也。苟爲不畜，

終身不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《詩》云：『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^{（七）}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桀和紂的喪失天下，是由於失去了百姓的支持；他們的失去百姓的支持，是由於失去了民心。獲得天下有方法：獲得了百姓的支持，便獲得天下了；獲得百姓的支持有方法：獲得了民心，便獲得百姓的支持了；獲得民心也有方法：他們所希望的，替他們聚積起來；他們所厭惡的，不要加在他們頭上，如此罷了。百姓向仁德仁政歸附，正好比水的向下流、獸的向曠野奔走一樣。所以替深池把魚趕來的是水獺，替森林把鳥雀趕來的是鷓鴣，替商湯、周武把百姓趕來的是夏桀和殷紂。現在的諸侯如果有好仁的人，那其他諸侯都會替他把百姓趕來了。縱使不想統一天下，也是做不到的。但是今天這些希望統一天下的人，譬如害了七年的病要用三年的陳艾來醫治，如果平常不積蓄，終身都得不到。如果無意於仁政，終身都會受憂受辱，以至于死亡。《詩經》說過：『那如何能辦得好，不過相率落水滅頂罷了。』也正是這個